

追思

念蘭喜德老師

張雅琴

上學期註冊時，黃一把抓住我便說：

「蘭伯伯『去了』欸！」

「我早知道了，上次去他研究室，他便說了。」

「甚麼！你當他去那裡？」

「美國啊！」

「真是，我是說他去世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思緒一下還轉不過來，似乎蘭喜德老師是因那一聲寒暄去世的。以老師的年紀，本不該因他去世的消息太驚訝，但他豈不才說，等學期結束便到美國與兒孫享天倫，如何竟來不及踏上異山異水，就悄然辭去？書笈豈不先過海而去，何以會晨昏相守，至終竟獨落他鄉？黃已轉身離去，留我楞楞地站在禮堂一角，放眼望去，惠蓀堂更空曠了。

初識蘭老師是在大一「中國通史」課上。老師上課不常帶書，有時則只是一根香煙在手，配上濃濃的鄉音，就這麼由北京人演說起大夏民族。白煙微裊中，一堂師生便沈入古典中國。當忍不住打盹時，一合眼間，周公已完成東征；或張騫已由西域歷險歸來，此時細看老師滿是皺紋的手，總讓人想起「如梭」、「荏苒」之類的辭語。猶記一回，老師台上講述高祖、呂后如何誘執韓信，台下我則想著：國文、西通、史導、系主任，咦——就是「中通」老師最宜穿長袍，頭髮花白、輪廓尖削，嗯！下課後該問老師是不是近視或老花眼……心一震，又回到課上，不禁對自己不用心啞然失笑。再抬眼，老師也正對同學咧著笑。縱不知他為何而笑，却徑自想著，心思已被老師看穿。

大二時，蘭老師開授秦漢史，未選他的課，但仍常在下課鈴後，見他手中握幾本不起眼的舊書，穿過喧嚷的走廊。每回看他黑褐的西服雜在繽紛的學子中，就覺不相稱，說不上為甚麼。直到有天上文學院三樓，跨出樓梯，見老師已微佝僂地走在前頭，一轉彎，走入長長的廊道，兩旁研究室關住室外陽光，咔嚓的皮鞋聲響著。弓著背，老師開鎖進入他的研究室，輕輕的，又是一聲劃破空寂的掩門聲。暗道：原來老師才是屬於這幽寂的走道！如從史記聽高漸離的筑音，與垓下的楚歌；又如唐詩中聽李世民勒馬渭水的蹄聲，細聽老師關入門內的腳步聲，似也流溢自書頁中，被網住了，却不知該嵌入那頁。

未料大三還未開始，便聽到蘭老師去世的消息。幾次在日記上欲勾畫出老師的模樣，但總僅止於他細瘦的個子、焦黃而常帶笑的容貌，及一頭華髮，再不知如何更深刻去描述一位慈羈的老者。蘭老師給人的感受，倒像一灘染開的濃墨，森森淖淖地一紙山水，却叫人指不出山水接處。這就是蘭老師，你喜歡他，但說不上，寫不出，你甚至不愛上他的「中國通史」，然你也不會否認，當一位經年穿長西服，手上時而粉筆一根，時而短煙一截的老教授，在台上講述古老中國時，你便不覺的想自他找尋些甚麼，也許是周公的英傑，也許是項羽的神武，更可能只是老師額間、眼梢的智慧。我承認因與蘭老師師生情誼不深密，所以他的逝去，並未帶給我太多的哀戚，但却難免傷感。傷感不只為再見不到紅衫綠袖中黑褐的西服，或長廊佝僂的身影不復出現，更為堂上復活在老師炯炯目光中的大漢威風，也隨之而逝。

幾次走過老師生前的研究室，門上名牌已換，但老有衝動趨前叩門，然後推門而入，再見老師粉灰不分的白髮，再聽老師北平的老家，再笑問老師紅樓、水滸看過幾回，也許老師還會遞上「觀音」一杯，啜一口，放下瓷杯，繼續冥想河北的冰糖葫蘆、蒙古的涮羊肉。然老師真是去了，走入屬於他的書頁中了。